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錄監生臣陳振德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真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真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業來奔

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新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

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
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
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
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
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
詔曰肅丁荼蔬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暮疏繻不改有司
依禮喻解為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
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

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真

也。與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為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厯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為澄所

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昺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

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
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忤頗以功
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
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
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沒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
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
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
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
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
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
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
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逾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

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
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為嬪肅弟
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
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
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
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

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
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
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
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
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介朱
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
孝靜初位侍中卒救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
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虓於西兗州為仲遠所

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瞻恤世人稱其敦厚翊
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
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
績人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
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
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
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

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

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緡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負外散騎常侍從

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
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
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
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
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
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
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
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

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
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
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
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
以方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
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
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
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

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
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
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
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
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
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
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

園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歛
暨乎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
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
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
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為先唐虞
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
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
宮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

建國親人教學為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宜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

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郊別置相去遼濶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
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
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非通古豈
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
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
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
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
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

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

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
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
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
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
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
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
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
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

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
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
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
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
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
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
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
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

垂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
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
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
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
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
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
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
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

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

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

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
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
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
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
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
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
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

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

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

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殖以
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
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
雅方正緊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
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
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
之女孝文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
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

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
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
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
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
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
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
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
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

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
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廡以第三子峻為
後廡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聲之盛及清河王
懌為宰輔廡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
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廡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
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
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
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

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青廡誅之子隲字子昇少
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之死隲
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
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
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
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
州刺史廡弟馘位金紫光祿大夫馘子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

戲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後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
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
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
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
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
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收
所提攜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
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

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
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主蕭莊還兼三公即
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
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
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拙兩下
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
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
夫盧士游性沉密逖求以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

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焉遷
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
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
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
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為武平私
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逖作此以為公士開悅而從
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
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
逢之彌以為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
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
乖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
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為之計珽
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
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
吾不為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

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
九所著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
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
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
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
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
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宮中舍人轉負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泰州刺史謚曰宣

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與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
游子弟未遑學術與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
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與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
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
作即程靈虯皆是與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與之嚴教
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
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
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
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
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
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
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
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畧注行於世與不事王侯獨守

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為門下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

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
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
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
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
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
本寔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闕盛
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
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

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承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闕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

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牟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

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
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
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
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
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長出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
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裒威將軍帶長
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
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

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文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

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

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
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
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
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
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
景出塞經窰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
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
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

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
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
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
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
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
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
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
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

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

松岼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
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
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為後
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
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
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
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
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

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干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

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朋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

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餽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馬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

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

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
搏之弗得矚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
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
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
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
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
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悔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
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

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後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囂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

可顧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彫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

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慾交則幽
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
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
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
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
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
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
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

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
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
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
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
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著稱景以
文義見宗美乎

北史卷四十二

北史卷四十二考證

王肅傳是夜澍雨大降。○澍監本訛霖今改從南本

劉芳傳宮闕府寺僉復故址。○址監本訛趾今改從閣

本

千寶所注周官音。○千監本訛于今改正

逖傳楊遵彥擇之。○楊監本訛揚今改正

所著文筆三十卷。○著監本訛制今改從南本

常景傳友人刁整。○刁監本訛刀今改正

北史卷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樊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

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

韋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鄉祖宗所承邪
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
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
自惟韋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
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
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
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
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

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畧號爲多事
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
注疏特成勸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
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
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
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
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

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
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
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
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
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
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
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

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
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
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
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
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
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
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
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

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
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
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
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
幼弱祚持一黃觚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槐弓與御史
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
者號為桃弓僕射黃觚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
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

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
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
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
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
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
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
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
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沉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

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沉以前六年以
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沉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
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
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
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
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
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
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家積以爲第隨前
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
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
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
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計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
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
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
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

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舍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去通考者據摠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

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
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
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
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
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
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

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後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

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
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
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
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
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辯我家何為減之然主上直信李
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崇祚子
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

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
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
卒景尚弟慶禮道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
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辛慕容超東牟太
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
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

隨陽烏為主客令安人與彛竝散令彛少而豪放出入
殿庭步眇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
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
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彛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
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
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
任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
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

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彞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兇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

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
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
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
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
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
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
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

深罪彛清身奉法求其憊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
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
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已輕
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
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
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
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彛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
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而近來參差

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
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
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
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
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
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
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
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
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
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
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
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

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
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彘僅有餘命
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
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卽爲
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
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
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

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彝曾祖韋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竄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之幹

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蕪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
余朱榮平元顯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十石郎中高
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
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
深爲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
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咲曰
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

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

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
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
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
絀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
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絀帝謂乾威曰卿
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何人也乾威對曰臣非不
識楊絀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
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

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
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
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
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
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
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顗
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

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
帝曰往憶邢顗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
崔浩曰顗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
史謚曰康子修年卽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
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
甚偉累遷兼負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
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
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

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
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巖之
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
策邢巖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即從征漢北巖在新
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
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
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
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巖奏曰先皇深觀古

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竒綵
至乃以紙絹爲帳宸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
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
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賁倍多於常雖加
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
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
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
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

宜從事繼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繼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四十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繼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希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是皆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

惟阻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
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
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
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
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
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
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
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

畧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戀又表曰昔鄧艾
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關
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
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
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
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
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
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

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蠻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蠻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歛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

軼徐充朝廷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巒以爲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
既謂難何容強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
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
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
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婢
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
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
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聲

以巒有克敵効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
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
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
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
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
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
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
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

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既而
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
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
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
齊荀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
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
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
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

豫大捷及平縣甄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
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
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
初帝欲贈巒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
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
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
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

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
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
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
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祖徵弟祖効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効弟祖
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巖弟偉尚書
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

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
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
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
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
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
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
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

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

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
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
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充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
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
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
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
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
幽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負外散騎常

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
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
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
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
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諡
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
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
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

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
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
八座奏輟之而牯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
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
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
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
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
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

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文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

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
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
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
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
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
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
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
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

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
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弟邵

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
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
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
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

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
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
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
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
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
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
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
交釋中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

軍元義所禮義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
義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
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
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
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
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瞻深
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
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

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容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

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
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惛與魏元義及邵請置學奏曰二
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
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
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
阡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
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
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

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
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
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
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
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甃石之
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
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
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

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
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
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
之實何異兔絲驚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
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
於殺人不取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

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
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
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
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比數條使辟雍
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
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
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
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命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

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
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
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
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
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
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
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既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

侍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
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
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
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
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
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使
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
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

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充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

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鬪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並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

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克事而

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
賓至下而共啖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
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
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
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
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
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
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

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
怨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
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
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
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
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
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

軍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

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

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
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
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
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
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
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
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十

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
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
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
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
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
蠻柳北喜魯北驚等衆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
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
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

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鶯等徙萬餘戶於幽并
諸州宣武追賞平賊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
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
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
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荊諸蠻
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
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
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冠久結未殄賊衍狡

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
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
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
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
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
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
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

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
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
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
當放賢弟苦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
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
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
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
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
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
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
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
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

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
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
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也
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
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
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
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
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

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
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
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
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
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
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
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

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
成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
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
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
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
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
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
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

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若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

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十餘里不
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
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
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
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
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
修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
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

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
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
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
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
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
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
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
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

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
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
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
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
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
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

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聲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
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
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
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
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
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
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
勢傾朝野時云見韋帷幄與鄭儼爲雙頰遷征東將軍

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
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
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
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
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
自劾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

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韋鄴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

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

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
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
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
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
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
乃定遂至巽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遂北至城門遂
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
都八十里禽愉巽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

尚書令高鞏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鞏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

會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
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
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
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
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
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
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
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
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
表云梁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
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
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

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義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

贈興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
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
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
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
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
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
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

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爲使主陵
曰文米與識陵不推李諧口頗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
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
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
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
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
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
楊遵彥清河崔瞻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

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
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
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
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
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
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
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
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

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暮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
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
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
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閤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
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斲眉有効
然後樹鬚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施爲墓曰故庶言及
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
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彗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

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
賤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
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
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
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
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
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
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

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
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
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李竝尚風流
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
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
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
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
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

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

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字修穆幼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

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遲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畧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北史卷四十三

北史卷四十三考證

郭祚傳名器既重時望亦深○深監本訛緩今從魏書
邢昕傳世人競以吏工取達○吏魏書作史

邵傳楊愔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臣人龍按下文邵

之所奏魏書作李崇所上不知何以移于邵傳也

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十二魏書作下土

李崇傳率水軍泝流而上○泝監本訛沂今改從魏書
惟長樂公兩手持綃二十匹而出○魏書宣武靈皇后

傳此事係長樂公主非長樂公也

北史卷四十三考證